生活語絲 吳康民

狄娜的丈夫羅宇

開國大將、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兒子，著名艷星狄娜的丈夫，曾任解放軍師級幹部的羅宇，著有《告別總參謀部》回憶錄，揭露當年領導高層的不少內幕。是假是真，頗難判斷。有些情節，已公諸於世，有的卻是作者第一次披露。以羅宇的身份，身兼高幹子弟和解放軍中上層幹部，所見所聞，該是頗具參考價值。

文化大革命，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黨內大鬥爭。劉少奇被貶致死，林彪叛逃身亡，羅瑞卿跳樓自殺，幕幕驚心動魄。羅宇的回憶錄，只是揭露當年殘酷鬥爭的冰山一角。

羅宇畢業於清華大學，文革中由於父親的牽連而入獄五年。後來父親復出，兒子也就被推薦進入總參謀部負責兵器裝備。「六四」事件後，出走美國，遭開除軍籍和黨籍。

他的妻子狄娜為這本回憶錄寫了短序，說羅宇的回憶錄「驚天地、泣鬼神」未免過譽。說該書是「客觀地自我檢討，公平分析」，也是一己之見。讀完該書，也只覺不過是一家之言。品評解放軍諸領導人，從毛澤東到他接觸的將帥們，都憑一己的喜惡而評定。不過，因為他在這個圈子中打滾多年，許多親身接觸形成的觀點，既有偏頗，也有中肯之言。總之，作為參考即可，不應作為論定依據。

有論者指羅瑞卿在開國之初，行使生殺大權十數年，殺了所謂反革命分子近百萬，其中誤殺的不少。羅宇說，「後人討論這個問題，要有根有據，不偏不倚」，是不是說凡是他父親有份的，都要「頭腦清晰」、「有根有據」？

羅宇寫道，林彪當了國防部長之後，六年可以不上班，「常務交給總參謀長羅瑞卿」。為什麼林彪早年就如此放心交給羅宇父親這麼大的權力，自己可以不聞不問，後來又翻臉不認人，要把羅瑞卿「整垮」？這些情節，羅宇並沒有交代。

羅宇的書，不應作為史書。其中不乏隨意性的評論，也不乏對史實的歪曲，哪來些什麼「自我檢討」和「公平分析」呢？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自尊與自信

玄學家的工作除了看書外，還要「看人」。有一種客人，從面相來看就能知道其性格固執，不易聽進他人的意見：三白的眼睛和兇惡的眼神就是標誌。如果再加上低窄的前額，往往代表他分析能力、接受能力較低。思維不夠靈活，又不願意聽取他人意見，往往容易碰壁。若還有薄而緊閉的嘴唇，則還能看出這是一個薄情且說話不留情面的人。

於是有時候聊着聊着，他們就免不了開始說一些直白的話，例如：「你真的能幫我嗎？我看你幫不了什麼吧！」如果馬上激烈反駁他，一場舌戰可能就隨之而來。但是，若真的有心幫助客人，能否「說贏」對方，又有何重要呢？我往往順着他的意思回答：「是的，是木雕傢具和仿古建築裝修的活。他在沙灣倉庫裡轉悠時，鼻子覺得很愜意。

他幾個徒弟正在木椅子靠背上雕花。仿明朝式樣的傢具，圖案簡潔大方。鉛筆勾勒出的草圖上，隱約可以看出要雕的是如意、雲頭。

走在前面帶路的何世良，攀上倉庫角上的一架鐵梯子，一拐，就進入了樓上的小隔間。兩名女工正隔着一張木製的操作台，各自守着一盞白熾燈，雕琢着手裡的青磚。戴着口罩的臉，也看不出年紀。方口的刻刀下，一個正在雕的荷花圖已初具模樣，荷葉捲曲，花瓣肥美。另一個雕的是一幅正方形的「福」字。

何世良很自然拿起一把比刀頭更細微的雕刀，在女工手下的花蕊上，細細搓了起來。對面的女工，停下手中的雕刀，躬身湊了上來。三個人六隻眼睛，都聚了在何世良手上。兩個女工被口罩遮擋着的臉上，看不出表情，但專注的眼睛裡，能看到敬仰和崇拜。

何世良很忙，很難有大塊的時間手把手來教徒弟，但傳授技藝時，他仍遵循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師傅只能傳授技藝，更多需要徒弟自己琢磨。他自己對於磚雕技藝的領悟，除了天分之外，更多的得益也來自反覆琢磨。

他十六歲中學畢業，開始在番禺沙灣木器廠學習木雕傢具，愛好美術的功底幫了他很大的忙。一兩年的時間，他就順利出師，一個月有了三百多塊的收入。三十年前，十七八歲的匠人能掙三百塊已經很了不起了。他不甘心，人外有人，在沙灣做得好，不代表在廣州做得好。辭了工，他跑去廣州更大的木器廠，從學徒再次做起。二十歲剛出頭，他又成為廣州木器廠中木器師傅中的領頭人。年紀小不服眾，過硬的木雕技藝，迅速給他樹立起了威望。

後來改革開放了，他自己牽頭組織了裝修隊，專門承攬園林古建中的木工。一九九五年，番禺開建寶墨園，磚雕的活，找的都是外地師傅。沙灣本地磚雕技藝流傳數百年，可惜經過文革，早已失傳。外地師傅怎麼雕，都少了廣府文化的味道。園林建設方一位負責人，看見何世良的木雕手藝不俗，便問他會不會磚雕。他略微想了想，說試試看。試試看可不是口出狂言。自小，他在沙灣長大，祠堂裡、大戶人家的宅子上，精美靈動的磚雕，讓他很是癡迷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廣府宗祠留耕堂修復，才上初中的他，一放學就跑去「偷師」。

何世良一出手，技驚四座。廣府磚雕技藝中的圓雕、透雕、浮雕，以及難度很大的掛線雕，他都信手拈來。最終，園中長達二十多米，高近六米的磚雕影壁《吐艷和鳴壁》，讓他一舉成名。廣州美院的教授都忍不住讚歎，沙灣磚雕終究是後繼有人了。做了十多年木雕手藝，最終卻是磚雕讓他揚名立萬。

十年後，東莞粵暉園內的磚雕影壁《百蝠暉春圖》，再檢驗了他胸中的溝壑，和爐火純青的技藝之外，也奠定了他沙灣磚雕唯一繼承人的江湖地位。好幾年前，我曾入園去看過幾次。五十米長、九米高的磚雕影壁，堪稱鴻篇巨製。無處不在的精巧和靈動，又讓人心生驚艷之感。只是那時不知是他的手筆。如今和他面對面坐着飲茶，再聽他提及，仍是滿心的欽佩。相較於《吐艷和鳴壁》，《百蝠暉春圖》才是他心裡認定的代表作。

他待客的茶室裡有一幅字，乍一看，不知出自誰人之手。他解釋說是黎雄才去世前不久所書。「奮發」二字，躍躍欲飛，說不出的仙風道骨。

告辭之際，我請他坐在大紅酸枝的明式圈椅上拍一張照。我按快門的一瞬間，他說：「這對椅子也是我自己做的。」

琴台客聚 彥火

重視不知名作家

文學上創新的作家成為以後瑞典學院的一個評選準則，而且一直延伸到最近的時期，愈來愈多的獲獎者是被視為獨立不羈的「大師」。

在解釋人類狀況時，或因為「藝術力量」而得到讚揚，正如一九五一年的獲獎作家佩爾·拉格奎斯特（Pär Lagerkvist）；或因為「藝術強度」，正如一九五二年獲獎的弗朗索瓦·莫里亞克（François Mauriac）。

埃斯普馬克說：「這種『實用的』政策在一九七八年獲得了突破性的成就，這年的文學獎頒給了當時完全默默無聞的作家艾薩克·巴甚維斯·辛格（Isaac Bashevis Singer），而他得獎之後很快就成為全世界被人閱讀最多的作家之一。」

瑞典學院的阿圖爾·倫德奎斯特（Artur Lundkvist），他在一九七七年的一篇文章裡寫道：「學院的任務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沒有得到足夠重視，但是在更高程度上值得重視的文學貢獻。」

一九七九年給了一個不知名的奧德修斯·埃里蒂斯（Odysseas Elytis），瑞典最大晚報《快報》同年刊登的一個標題是：「埃里蒂斯——這是誰啊？」

法國《世界報》卻唱反調：「本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應該和去年給艾薩克·巴甚維斯·辛格頒獎的情況一樣去看，是為廣大公眾揭示一位重要但不為人知的作家。要是給一個國際暢銷的作家頒獎，由此闖入一個本來就敞開的大門，那還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一九八一年獲獎作家埃利亞斯·卡內蒂（Elias Canetti）和塞爾瑪·拉格洛夫（Selma Lagerlöf）之前也是寂寂無名的。

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有關卡內蒂的文章裡，用了這樣的標題：「看不見的大師」。

諾貝爾文學獎的新功能在其文章結尾的話裡也可謂一語中的：「……這要歸功於瑞典學院。卡內蒂在比較長的時間裡將不再是我們文學世界裡的無名先生了。」

埃斯普馬克總結道：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，諾貝爾文學獎的地平線就在全球範圍擴大了，而且後來還更加擴展，這自然意味着經常有對於較多公眾來說不知名的偉大作家，現在放到了聚光燈下，比如說沃萊·索因卡（Wole Soyinka）、納吉布·馬哈福茲（Naguib Mahfouz）、德里克·沃爾科特（Derek Walcott）、大江健三郎、高行健、奧罕·帕慕克（Ferit Orhan Pamuk）和莫言。」

此後，瑞典學院的評選標準，離不開兩個準則：一、具開拓性的作家；二、不為人知的大師。

因為上述的新準則，過去一直被「不太看見的女作家」，開始受到注視。

過去獲獎的只有美國的賽珍珠（Pearl Sydenstricker Buck）的罕見女作家。

（「諾貝爾文學獎」之十四）

百家廊 陳曉鳳

人倫新論

去歐洲旅遊，比較深刻的印象，是街上都是年輕父母帶着孩子玩，基本見不着老人帶孩子。

往往車裡推着一個，手裡領着一個，後邊還跟着一個，真是拖兒帶女，其樂融融。周末的公園裡，孩子們在草地、樹林中盡情玩耍，年輕父母們也參與其中，公園中歡聲笑語，生機勃勃，一派天倫之樂！ 我不禁歎：只有年輕人最適合帶孩子，只有父母的陪伴才能讓孩子更健康地成長！

反觀中國，卻基本都是老人在帶孫輩。無論城鄉，年輕人多把孩子丟給老人。經常見到的景象是，老兩口一位推着嬰兒車或抱着孩子，一人提着一大袋子菜。老人佝僂着腰，穿一身地攤級舊衣裳，滿臉皺紋透着疲憊。那天上樓，見住六樓的老兩口帶着小孫子剛從外回來，有關節炎的奶奶艱難地扶着樓梯上樓，爺爺提着沉重的菜籃子，領着小孫子跟在後邊。正要上樓，小孫子撒嬌地蹲在樓梯下不動，伸出小手喊：「爺爺抱！爺爺抱！」老爺子為難地說：「爺爺真的抱不動了！」他們看了兩年孩子，都累出一身的病。

獨生子女的父母多半都是晚婚晚育，得孫子時，不少人已經60歲上下，甚至近70歲。這些當代的中國爺爺奶奶們，年輕時趕上沒完沒了的運動，還趕上了上山下鄉。美好青春年華大半虛度，除了落下一身病痛外，其他收穫很少。老了本應該歇歇，可又得扛起養育第三代的重任！

雖然也喜愛孫輩，可如果讓老人捫心自問：這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嗎？我敢說，90%的老人心裡都不願意。他們更想要的，是一個悠閒自在的晚年，是想讓那把老骨頭在最後享一點點福。可惜兒女為生存疲於奔命，拚搏於職場上，根本顧不了自己的後代。中國農村有幾千萬留守兒童，城市中的留守兒童也不少，長時間看不到父母的孩子多的是。我的外孫3歲之前都放在奶奶或者姥姥家。剛會說話，就天天嚷着：「想媽媽，找媽媽！」讓人心裡很不是滋味。祖輩對孫輩再好，也替代不了父母的愛。後來終於上了託兒所，外孫和父母團聚，兩邊老人也才輕鬆了。

看小區左鄰右舍住着的，幾乎全是從外地來北京看孫輩的老人。他們背井離鄉，為兒孫犧牲了晚年的清閒。人人盼着早日回家安度晚年。鄰家一對老夫妻本來看大了一個孫子，眼看着快要「解放」的爺爺奶奶，開始策劃自己「再退休」後的旅遊計劃。可是開放二胎了，突然得到兒女通知：要再生一個！老兩口頓時如五雷轟頂，茫然無措。不管？不是違背親情至上的人倫嗎？再說也心痛兒孫呀！無奈，老夫妻還得心甘情願地做起苦工。

有些老人不甘心放棄自己。最近一位熟人的女兒懷了孩子，提出讓父母照顧，那對夫妻乾脆地拒絕了。理由一，是身體不佳；理由二，是還有自己的事業。為此女兒很傷心，覺得父母怎麼變自私了？小時候父母對她可是百依百順，要星星不給月亮呀！嬌生慣養長起來的獨生子女，多數認為父母應該永遠把他們當成小皇帝，自己成人之後，父母還得繼續奉獻，直到徹底搾乾的那一天，這樣才算合格的慈愛父母。

早年我的母親和婆婆拒絕帶我的孩子，很是讓我傷心了一陣，從此便對老人心存隔閡。直到我自己也有了第三代，才明白當年母親不想帶第三代的苦衷。父母養大了兒女，是有權利休息的，沒有再看第三代的責任。養育兒女，應該是年輕人的責任，為何推到老人身上呢？可惜，中國年輕人也是無奈，要孩子還是要工作，只能取其一，讓社會逼的。

中國當代的人倫觀念，看來傳統有親情，可我看來，卻不如西方觀念更合乎人性。西方年輕人結婚之後，就成立小家庭與父母分開過活，生了孩子女人就辭職在家當專職母親，獨立培育自己的子女。老人退休之後，正是人生最好的黃金時期。身體尚可，經濟上沒有壓力，完全可以開始過一種更愜意的新生活，可以重新學習，旅遊、交友、繪畫、歌唱，在各個領域探索新的開拓，絕非只有居家看孫子、發揮餘熱的一條路。 相比為看孫輩熬得人憔悴的中國老人，西方老人的晚年更合乎人性。

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犧牲，在中國被當成傳統美德。有為看孫輩犧牲的，也有為看護老人犧牲的。不少兒女在父母身邊一侍候就是幾十年，犧牲了事業、家庭與健康，才能說得上孝順。小區裡有一對年近70歲的夫妻，因為患有各種疾病，走路都需要互相攙扶，可他們日復一日，要輪流去侍候各自年邁的父母。乘公交轉地鐵到了父母家，就要買菜、做飯、上醫院、去拿藥、陪打牌、洗洗涮涮，一幹就是一天。乘公交車回到家裡，已累得只想躺下。偏雙方老人都脾氣暴躁，對他們呼來喝去，稍做得不好，就要臭罵一頓，罵他們不孝順！年近90歲的老人，脾氣怪點兒也沒有什麼，可兒女們忍受了半輩子，就不僅是難能可貴，而是可悲了。老夫妻曾跟老人提出：還是去養老院吧！可是老人們說：「要是送養老院，我們就上吊！」嚇得他們不敢再提。

前段時間，在小區碰到那對老夫妻，老大姐告訴我，現在兒媳婦要生孫子，要求他們夫妻擔起照顧孫子重任，言談之中並無得孫的快樂，而是一臉的焦慮，她說：「老的小的都得管，我們實在是力不從心！」望着她疲憊衰老的臉容，我真的無語了。我自己何嘗沒有同時挑過那兩副擔子呢？只是從小吃苦，把吃苦當成生活本身罷了。

中國人的「親情債」，為何如此沉重？一是因傳統社會倫理觀的影響；二是社會沒有一套養老育小的福利機制。在很多發達國家，女性生孩子有國家補貼，能安安心心回家養育兒女，不用讓父母來當義工。老人呢？國家以納稅人的錢，設有條件不錯的養老機構，讓老人能靠機構服務安享晚年。國家從機制層面解決了公民養小養老的大難題，就讓公民的生活有了質量保證。我幾個移居美國的同學，年邁的父母都在養老機構中頤養天年，而他們的兒女，也都是自己看孩子，並不用他們來代勞。

反思中國傳統倫理，有些已落後於時代，需要新思維來更新，更需要社會制度層面設計來支持。家庭成員都是獨立個體，持有珍貴的私人空間權。只有更多公民擁有美好人生，國家才能更強大。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何琍琍如何對付小三？

前邵氏女星、有「美艷親王」之稱的何琍琍的丈夫趙世光日前病逝，趙世光父親趙從衍是香港三大船王之一，家族顯赫，因此特首及多位政商界名人均有親到殯儀館致祭。

趙世光在一九七三年與紅極一時的何琍琍結婚，公子迎娶女神，成為佳話，可惜趙世光感情生活多姿多彩，兩人的童話式婚姻，多次因趙世光先後被爆有女友而受衝擊，何琍琍更與丈夫其中一個緋聞女友譚玉梅展開罵戰：「譚玉梅在我心目中微不足道，我不會理她。」譚玉梅反唇相譏：「何琍琍在我心目中也是沒什麼地位！」雖然夫妻感情受影響，但何琍琍為了子女堅持不離婚，更豪語：「做大婆（元配）要有器量！」不留情面，直指對方是小三，她有這個權利。

何琍琍了解丈夫的性格，唯一缺點是多情，她只往大處看，不往小處看，尤其趙世光肯公開道歉，維護她面子，在那段時間保持情緒冷靜，學習做一個有胸襟的女人。她是為了孩子作出容忍，她告訴自己不會讓別的女人隨便取代她元配的位置，除非是她自己放棄。自此她明白不可以做一個只懂扮靚花錢的闊太太，她要有自己的事業，於是她為自己定計劃，到內地去開設餐廳，把精神寄託在事業上，令自己有更多人生的體會。她說得好：包容、忍讓不代表屈辱，她給了丈夫空間，同時給了自己空間，她不再是丈夫的附屬品，她找到了自己。

趙世光雖然風流，但對何琍琍十分尊重。何琍琍對趙世光心中雖有條刺，仍克盡妻子責任。趙世光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一零年先後兩次中風，在他身邊眠乾睡濕、照顧他的就是何琍琍。患難見真情，譚玉梅已不知所終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夏天更要預防寒氣

夏天比冬天更易積寒，無論是立刻感冒，還是累積至成天才發出來的呼吸道敏感，都對身體非常不好。

一是夏天表面上很熱，但香港空調處處，溫差很大。大部分人更因香港夏天酷熱而穿短裙短褲，嬰兒甚至只穿夾衣不穿褲子，甚至在空調環境下不穿褲子，有時看到在嬰兒車睡覺的孩子，在冰冷的車廂裡也露出膝蓋，真難為了他。

寒氣真的這麼恐怖？人的體溫在三十六至三十七度間，一定比室溫高，也比大部分我們長時間出入的地方溫度高。我們每一刻都在失去溫度，而溫度就是能量，是一切器官好好運作的能量基礎。好好運作包括每一部分的份內事，好好呼吸、好好消化，還有排外邪。所謂退化或生癌（腫瘤），其實都是器官不能維持應有的運作，及垃圾不能及時丟掉的後遺症。

垃圾就是污糟的東西以及身體不需要的寒氣。一般人對前者有一定警戒，對後者卻覺得不是什麼一回事。喝冷飲、吃生冷食品、把風口吹向自己、扭傷或發燒還立刻冰敷，這些對身體都未必有即時負面反應，長遠卻會埋下炸彈。

如排寒大師李璧如中醫所言，很多高人都長期穿中袖長褲，讀了中醫才明白那是最佳養生之道。一個人若體內沒有寒氣，身體便不會常常把握機會排汗（我的理解是，即有少許炎熱便立刻過度反應地排汗，希望把之前深入體內的寒氣也排掉），結果人便愈來愈怕熱，又愈多喝冷飲吹冷氣，形成惡性循環。

體氣足的人，遇少許寒氣便會有反應——太太一吃魚生，若不喝薑茶，就會胃痛；孩子晚上沒蓋好被，早上必打十分鐘噴嚏，但他們從沒什麼大病感冒。要排寒時，便由得身體排，還要輔助身體排，即喝薑茶、吃葱絲粥、泡暖水浴、敷熱水袋等，排完自然沒事。排得厲害時就當然要找個好醫師了。

日常就是少吃水果，不喝冷飲，身體好時可以少吃少喝，之後要吃點薑或用薑油搽肚，還有多吃薑葱蒜，什麼季節也需要，因為我們冷氣多。還有就是多看李璧如醫師的文章，概念十分好，有了堅定的心，才能好好在日常生活上配合。